



影印者說明

“布爾塞維克”，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四日創刊，中國共產黨中央機關刊物。該刊是在國民黨極端恐怖的反動統治下出版的。爲了避免敵人的檢查，封面曾以“中央半月刊”、“新時代國語教科書”、“中國文化史”等等爲書名。

“布爾塞維克”影印本共五卷，第一卷二十八期。第二卷十一期，第三卷第四卷各六期。第五卷一期。最後一期出版的日期是一九三二年七月。影印本的發行範圍限於預約者。

人民出版社影印 新華書店發行

本冊定價六元

一九五五年八月北京印刷

印數：1—612冊

小學校高級用

新時代國語教授書 第七冊

商務印書館出版

反動統治的動搖與革命鬭爭的開展 立三

本刊上期『現在軍閥戰爭的形勢』一篇，對於當時全國政治狀況已經有了明確的分析。到現在已有兩個月了。在此兩個月中，全國政治生活中，在原則上固然沒有什麼十分新的變化，一切形勢都只是我們過去分析的證明。但是，歷史總是前進的，這兩個月中實在又給了我們許多更明顯的資料，使我們對於今後的政治形勢可以有更明顯的估計。本篇的任務，便是要將最近兩個月間的全國一切政治事變，給一個有系統的整理，並根據這些現象說明今後的政治趨勢。

在此兩個月中，我們看見了一些什麼呢？我們看見了帝國主義勢力在中國的繼續進攻，經過國民黨賣國外交，使帝國主義又取得了許多新的特權。我們又看見了因軍閥戰爭而引起的全國財政經濟的危機，交通的破壞，災荒的繼續擴大。我們看見了軍閥戰爭之無限制的延長，國民黨『和平統一』的破產，全國割據局面的加深。我們又看見改良主義的破產，第三黨的崩潰，改組派對封建軍閥之無恥的投降。我們看見了全國之不斷的羣衆鬥爭，國民黨之假面具的揭穿，革命的階級鬥爭日趨發展。這些現象在這兩個月中都有很顯明的表現。只有很細密的分析這些政治生活中的事實，纔能瞭解今後的政治趨勢。

一・帝國主義的繼續進攻

時間雖然只限於最近的兩個月以內，但是我們若一想帝國主義對中國的繼續進攻，則事實便非常之多。兩個月中，因為有無恥的賣國的國民政府，使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勢力又得着了繼續的進展。在表面上，國民黨的政府在此兩月中『收回』了山東，解決了許多懸案，又向帝國主義者提出了收回臨時法院及收回領事裁判權的哀求，大可以鼓吹其『革命』外交的『勝利』。事實上所表現的是完全相反，處處都表現着帝國主義勢力的更形鞏固。我們且舉幾個重要的事實。

首先是國民政府之接收山東的問題，也就是國民黨所宣傳之濟案解決的成功。國民黨接收山東，是否表示日本在山東勢力的撤退呢？不是的，絕對不是的。日本帝國主義之進攻山東，為的是給中國豪紳資產階級以嚴重的恐嚇。假使中國豪紳資產階級承認了保障日本在華的利益，則撤退日兵不獨對於日本利益毫無損失，反而可以取消全國的反日運動，使日本帝國主義勢力得着更自由的發展。濟案解決是中國豪紳資產階級之賣國外交的成功，這一點不獨一切革命的民衆是這樣瞭解，即是反革命的資產階級也仍然知道。中國反動的時事新報，於四月六號曾有一篇社論，題爲今後對日之態度，記者畏壘寫道：

『……濟案解決之方式，就公佈之聲明書及換文言之，殆無一人認爲滿意者。

責任問題既無形擱置，損害賠償又須待於共同之調查。而對於侵我主權侮我國家虐害我人民之橫暴舉動，日本政府曾無支字引咎，乃至並抱憾示歉之字樣而無之。果世界猶有公理，如此者豈能謂爲雙方平衡之解決？……夫以如此屈辱遷就之方式，解決空前國恥之巨案，無論如何，要爲我國莫大之犧牲。……」

我們看這些口吻是委曲宛轉的承認濟案解決是賣國外交的成績，不過畏葸——這一猶豪紳資產階級的新聞記者，狼聰敏的能爲自己階級辯護，他接着說：

『……何以如此，夫亦曰國力不競而已。國力不競之補救，有待於生聚教訓，有待於實際之努力。……今因日兵駐濟之結果，而我國之軍政權力不及於山東之全部，交通則被阻礙，行政則同偏安。……目前山東之同胞，已不勝水深火熱之痛苦。……此所以權衡輕重而有使日兵先行撤退之交涉也。人類一切之犧牲，必其當前有一高較遠之目的，而後其犧牲乃非無價值無意義。……濟案犧牲之目的爲何？曰，完成國家之統一而已。』

這就是中國豪紳資產階級之睜眼賣國的理論！爲的要保持自己的政權，爲要建設「自己」之殖民地式的虛偽的「統一」，所以不惜盡量的取得帝國主義的歡忻。當中國軍隊接受濟南的時候，對於日帝國主義實在看成了神聖不可侵犯的勢力。四月十二號的天津大公報，曾有這樣的新聞：

「中國軍事長官已向部下軍隊發出訓令，絕對不使與日軍發生誤會，其訓令要旨如下：

一．不與日軍構爭，保護僑民，係為國家之故。在個人無論有如何事，亦需忍受。

二．對於日本人絕對不開槍。

三．為救一日人，雖殺十華人亦可。

四．若遇有事時，日本要求槍隻，即以槍隻與之。要求捕作俘虜，即聽其捕作俘虜。」

這是國民政府戒愼恐懼的狀況，深恐有害日本帝國主義的利益。四月二日，國民政府臨時國務會議，通過禁止排日及經濟絕交運動的決議案。三日祕密令各地反日會改組為救國會。十日上海日日新聞載，「上海市反日會通告，奉中國國民黨上海市黨部令，反日會改稱國民救國會。嗣後如有以反日會名義在外招搖者，送當地軍警依法治罪」。八日武漢市長劉文島，向漢口日領事聲明「誓」取締反日會。於是全國的反日運動，完全在國民黨的壓迫之下消滅淨盡，日帝國主義者果然大加歡喜。日本海軍政務次官，曾在南京漢口代表日本政府親自監視國民政府對於反日運動的取締，他曾將這種情形對田中首相作詳細的報告。他與東方社記者的談話，曾說：

『……中國之情形，現已漸趨良好。國民政府對於取締排日之事，近已頗爲熱心。蔣介石已嚴命切實取締，且對於吾國之要求十分諒解』。（時事新報四月廿七號）

中國軍閥政府的行動，已經深得了帝國主義的贊許。帝國主義所喜的是什麼呢？所喜的就是可以擴大其對中國的經濟侵略。上海新聞報四月七號載：

『三月上旬，自日本輸入中國之包裹只二千八百噸（大阪上海間），中旬僅三千二百噸，下旬之上半期亦只平平。但自二十八日濟案雙方簽字，二十九日輸入即突然加增，下旬輸入竟達五千餘噸。』

五月一號時事新報說：

『中日交涉自密漢兩案協定簽字後，日貨銷路突然增多。茲據調查，最近數日各輪船公司出清存貨已在一萬噸以上。此項存貨，以前均堆置貨棧，無人過問』。

因爲有國民黨的努力，所以反帝運動，消極的抵貨運動都被取締了。於是日本帝國主義的經濟勢力更可以自由的擴大發展。

日本帝國主義一方面努力於其勢力在全中國的擴大，另一方面更努力的建設其在滿蒙的統治。兩個月來，日本在滿州的積極計劃進行得非常之迅速，直想使滿蒙變成他

整個的殖民地。日本現在已將滿蒙與朝鮮看成一樣的地域，一切計劃都採取同一的方向。四月九號日本外交部曾招集滿蒙之各要人在東京開一重要會議，決定在滿州之吉會長齊兩鐵路，需趕緊興工。又決定滿鐵，關東廳，外務省，關東軍等在滿州的日本政治機關，必須有靈敏的統一的指導（見四月十一號申報）。爲擴張滿州農事起見，日政府撥款一千萬元。由國內移民六百戶，撥以農田，貸以現金，並免稅三年，使之移居滿州（五月一號南京中央日報）。又五月十三日上海民國日報載，日本朝鮮政府最近發表了這樣一個計劃：

- 一．設一大規模之殖民養成所及農業養成所，養成殖民人才。以向大陸方面發展
- 二．由日本招募失業工人及貧農，移往滿州，
- 三．組織滿蒙農業考察團，
- 四．移民初期生活費，由日本政府供給，第一期移殖南滿，以後再向南滿以外之地，

五．在滿州設一移民銀行。

又據申報五月二十七號世界社的消息，則滿州與朝鮮已成立了統一的計劃經濟發展的機關，日本直將滿州視爲自己的殖民地。

這些事自然不值得中國豪紳資產階級的注意，國民政府對於日本這種行動是認爲理

所當然的。

因爲日本在滿州之積極的進攻，因爲整個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發展，所以中國的軍閥政府便受命於帝國主義而向蘇聯的經濟勢力進攻。所有帝國主義及中國反動勢力，現在都在進一步的向蘇聯進攻。五月初，全國報紙大宣傳蘇聯政府虐待華僑，以後又說蘇聯政府拘捕中國人。五月廿八號，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，南京國民政府的委員，便奉日本帝國主義的命令乘着蘇聯領事館在開商務代表會議的時候，而查抄領事館。拘捕三十九人。帝國主義者是這次事變的指使者，這是很明顯的事實。五月三十號申報北京電，曾有這樣一段話：

「使團對哈埠搜查俄領館拘三十九人，認爲中國對俄應取之手段。若俄反抗，列國當爲中國聲援。尤以日本對此表示十分同情，謂中國（！）可借此機會收回中東路，並可使赤化不至侵入關東州云」。

正因爲有「列強」爲中國聲援，做了中國軍閥的後台主人，所以張學良纔有這樣的狗（走狗之狗）膽。

兩個月中，與日本一樣努力進攻中國的便是美國帝國主義。美國利用其剩餘資本，極力的來發展在中國的經濟勢力。最近之最大的獲得，便是航空郵政的權利。美國主義收買了中國的豪紳資產階級，成立了所謂航空郵務合同。取得了中國三大航

空幹線（滬寧漢，甬津平，漢粵），專利十年，由中國政府担保其收入。不完任何捐稅，甚至貨物入口關稅也一律免除。國民政府對於美國實業的保護直算已達頂點。

中國航空公司——中國資產階級的組織——也承認這次航空合同是『喪權辱國』，說這次合同是『以美國公司的利益為前題』。但是美國帝國主義自然毫不客氣的努力其在中國之經濟勢力的擴大。四月二十六號上海美國大陸報的社論說：

『此次工部局將電氣處以代價八千一百萬兩出售，而此項鉅款大半為美國金銀。此種偉大投資，實開中外歷史之新紀元。自美國方面言，此次投資電氣事業如著成效，將來美國將以其剩餘之款，提倡中國其他建設事業，如鐵道及其他種運輸事業。最近美國曾為此項問題，派孟戴爾來華為顧問，而同時鐵道部長孫科並與美方商洽偉大之航空事業，皆為將來中美互助發展中國實業之明證也』。

我們早已知道，國民政府所請來的一切美國顧問都是美國財政資本走狗。他們大唱其『中美互助』的論調，企圖利用其財政資本來發展『中國的』（實際上自然是美國的）實業。美國果然只是想施行經濟侵略嗎？其實只要有機會還是與日本帝國主義

一樣可以做出一切不要臉的事。一九二七年三月的寧案，人人都知道是美國首先開砲轟擊南京，但是今年五月中美調查委員會的結果，中國還賠償美國的損失一百餘萬元。但是，無恥的美國帝國主義確時常擺出『自由主義』的面孔，說許多欺騙人的漂亮說

。五月二十日時事新報載有一個美國國會議員的演講說：

「中國自與各國通商以來，迄今將七十餘年。美國在此時期內，與中國始終以公平爲宗旨。雖（!!）美國亦曾與各國一律在中國享受以強制手段（呵！）得來之特別權利，但實因時勢所迫，事出於不得已（!!）耳。……美國以庚子賠款爲教育基金，使得選派青年來美留學。今日在此政府效力者，亦大半以此班學子（美國買辦！）爲最多。彼等久受吾國學校之導化，對我國當然發一種感情。有此輩青年當道，中美間之感情能不蒸蒸日上乎？」

國民政府羨慕着美國的美金，對美國帝國主義作了許多搖尾乞憐的狀態。賣國政府自然無條件的要加增美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勢力。

英國自然也是不落人後，密案結果，只和記洋行要求賠償三百餘萬元。江心坡的進兵，企圖佔據雲南的邊界。桂系失敗以後，英國的經濟基礎並沒有受着任何的動搖，南京政府對於英帝國主義的利益仍然是要盡量的保障。

整個的帝國主義勢力，大家都在努力爭着向中國進攻，爭取在中國的繼續發展。於是英日美各個帝國主義因爲利益的衝突而互相敵視，遂各自指使自己收買的軍閥來搶奪地盤與所謂中央政權，而造成中國之不斷的軍閥戰爭。

一一・經濟狀況

現在我們說最近兩個月來之全國的經濟狀況，不是分析整個中國的經濟前途，而只是說明日下的經濟現象。

工業

在重工業上表現不出什麼樣的變化，所不同的只是軍事工業趕於造槍砲，以作殺人作戰的工具。漢冶萍公司着手整理，沒有完畢，也不能開工。開灤煤礦，因工人的鬥爭而使生產略受損失。

輕工業方面則變化比較顯明。絲綢業現在完全處於危機的狀況，浙江綢業直成爲一落千丈之勢。譬如杭州之最大的緯成公司，現在便縮小範圍，停止一部分的工作，並由政府担保發行公債一百萬元。此外還關閉了許多絲廠。幾個主要區域的繭絲商人，雖然盡量的在努力宣傳國貨，但銷路並不提高，雖然盡量的在求減少捐稅，但是沒有成效。

因爲印度孟買大罷工的關係，中國棉紗事業略有進步，五月上旬的出口還是增加的。但是整個紡織業，尤其當濟案解決以後，總是處於日帝國主義之積極競爭之下。

麵粉事業日益表現着帝國主義的勢力，洋麵入口日益增多。自一月一日至五月八日，由天津入口之麵粉達二百餘萬担，僅六十萬担是上海去的，其餘都是由外洋（大半由美國）直接去的。外國麵粉完納最低的稅，而中國的苛捐雜稅則多得非常，麵粉事

業逐漸的爲帝國主義包辦。

交通

四月開始的時候，濟案解決，津浦通車，國民黨便在大吹其全國交通的統一。南京中央日報曾用頭等大字誇張其『三年以來忽通忽停之火車恢復舊狀』，於是連篇累牘的交通建設，五大幹線計劃都充滿了報紙。但是曇花一現的交通統一，轉瞬間便過去了。蔣桂戰爭的時候，還只是平漢路路受了一些影響。蔣馮戰爭一成熟，則全國之兩個最大的鐵路——平漢路，隴海路，都受了非常嚴重的損失。五月十九日馮玉祥便開始破壞鐵路，黃河鐵橋及其他南段小橋十三座被燬，鐵軌燬四百餘公尺。同日隴海路已被破壞。至五月廿一日止，據平漢局長劉維熾的估計，平漢路需款一千二百萬元可以修復，又一人謂隴海路需六百萬元可以修復。於是向美國借款修路的消息便日益確實了。五月十一號申報北京電說：

「當局以國有各幹路。連年用兵失修，現向美銀公司商辦價值美金二千萬元之材料機械，不付現款，訂墊款合同，分若干年清償。現在平磋商，頗爲接近」。交通的破壞，結果便向帝國主義借款，於是更擴大了帝國主義在中國之勢力。這就是軍閥戰爭的結果。到現在，一條偌大的京漢路，軌道橋樑的破壞，機車貨車的被扣留，現在每日的營業收入，不過二千餘元，反不能顧全職員工人的伙食。但我們若

看帝國主義在中國的鐵路——如日本的南滿鐵路，每年收入二萬四千萬元，每日合六十餘萬元。中外的比較，真是不堪設想！兩廣戰事發生以後，廣九路也被燬，交通斷絕。

航業方面是同樣的狀況。蔣桂戰爭一開始，招商局的輪船便被扣作軍用。長江航行的於是只有外國的航船，中國航船間或驚心破膽的航行一二次。

這就是這兩個月來的交通。

商業

因為反日運動之被取締，四月間確實表現着日貨貿易的活躍，在這個中間日帝國主義的確又增長了一些利潤。蔣桂戰爭，尤其是蔣馮衝突爆發之後，交通的破壞，自然要使全國商業受了一個相當的打擊。關於中部及北部的商業，我們還沒有找着具體的材料，但南方鄰省的商業在香港工商日報上確有好幾處的消息。廣東一省的商業的狀況，工商日報五月二十五日的消息說：

「據廣州內地商談，今年生意冷淡之狀況，比較民國十五年省港工潮時代為更甚。……惟入今年以來，因入口增稅，天時荒旱，銀價退縮等重要原因，已令商業疲滯。不意此月又增粵桂戰事，時局緊張，中央紙幣傾瀉而下。商人忍縮不前，觀望來日。」